

真实的谎言

□肖曙光



大明湖畔·小小说征文

投稿邮箱:lixiaozuoxie@163.com

一大早,钟老汉坐公交车去医院。下车时,发现钱不见了。厚厚的3000元钱,他记得用塑料布包着,塞在腰带上,现在就像长了翅膀的鸟一样飞走了。

钟老汉慌了,头上冒出汗来了。他抖了抖裤腿,希望钱从裤腿里掉出来,他又跳了跳,盼着钱从身上掉下来,但他失望了。折回下车的地方,仔细搜寻了一番,结果什么也没有。钱,肯定是在车上给弄丢了,这是儿子的救命钱啊。现在钱没了,怎么办?

钟老汉老两口在十亩园小区里拾荒,儿子在大明湖边上的茶社里当保安。一家人生活过得很拮据。昨天,儿子得了急性阑尾炎,钟老汉东挪西借了3000元钱。现在钱没了,儿子的病就要耽误了。

钟老汉痛心疾首的哭诉引起围观。有人同情地安慰他,有人在诅咒那个可恨的小偷,还有人掏出手机帮他报警。

钟老汉苦着一张脸,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一咬牙,往医院走去。他想,跟医生说说,钱能不能缓一缓,先给儿子动手术。实在不行,就厚着脸皮给医生下跪吧。

到了医院门口,一个中年男人向他走过来,把一个纸包放到他手上,说,你是钟老汉吧,我捡到你的钱了。

钟老汉疑惑地看着他,你捡到我的钱了?中年男人哈哈一笑,对啊,公交车上,我就坐在你的旁边,看见钱从你身上掉下来,这不,我物归原主。钟老汉浑浊的眼里,闪过一丝亮光,一把攥住中年男人的手,连声说:谢谢。接过纸包正要往怀里揣,突然说,不对,这钱……不是我的,我不能要。说着,就把钱塞给中年男人。中年男人一愣,怎么不是你的?我的钱是用塑料布包着的。中年男人笑了,塑料布破了,我重新用纸给你包好。放心吧,没骗你!

好了,钱总算找到了。钟老汉长长地吁了口气,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

到了病房,儿子已经进了手术室。钱还没交,怎么就动手术了?钟老汉问护士,护士说:一个老人把钱交了,他说他捡到你的钱了。

钟老汉迷糊了,明明是那个中年男人捡到钱,怎么这个人也捡到钱呢?不行,肯定有人搞错了,我要问个究竟。

他跑到医院门口,想问一问那个中年男人,但早就不见那人的影子了。

这时,“吱”的一声,一辆自行车停在他面前,一个女孩甜甜地冲他一笑:大爷,给,你的钱!钟老汉不解地问,什么我的钱?我捡到你的钱了,喏,给你!女孩把一个纸包塞到他手里。钟老汉来不及推辞,女孩骑上自行车就走了。

望着女孩远去的背影,钟老汉彻底糊涂了,接二连三有人捡到他的钱,他琢磨不透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就在钟老汉满腹疑虑时,老伴和一个警察来了。老伴一见他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老东西,记性给狗吃了,一早来给儿子交钱,鬼赶脚似的往外走,却把钱落在家里。说完,掏出一个塑料布裹着的包。钟老汉一眼认出,正是自己要找的包。警察说,我们接到报警,就调看了车上的视频,没有发现小偷,到你家里,才知道你忘记带钱了。

钟老汉懊恼极了,自己心急火燎的,竟然出了这样的岔子。真糊涂啊。

老伴催他赶紧去交钱。他说:不要交了,别人替我们交了。就把别人捡到钱的事告诉了老伴。

老伴感到奇怪,就问警察,是不是他们认错人了?

警察掏出手机,正要向上面汇报,微信朋友圈转发的一条信息引起他的注意:“钟老汉丢三千救命钱,请捡到钱的速归还”,许多网友转发了帖子,并纷纷跟帖“老人家,我捡到你的钱了。”



▲曾经的高都司巷。

十分了得。徐健先生在全国各地参加过许多次剪纸艺术展,他的作品《九龙图》《百猴图》曾分别获得“国际华人艺术展”金奖、“2003全国剪纸作品展”金奖。2006年,他发起成立了济南剪纸艺术院,并担任院长,给人一种修成正果的感觉。

济南民俗艺术馆专业剪纸研究所副所长郭金平和槐荫区的古稀老人胡桂荣,都是从小就跟大人学剪纸。蜜蜂蝴蝶,蟋蟀蝈蝈,山水人物,在郭金平手下,变戏法儿一样。他不但自己剪得好,还乐于免费向人传授技艺。胡桂荣老人用一把小剪子,制作了《东周列国》《红楼十二钗》《水浒英雄谱》等多部长卷作品。

剪纸艺术后继有人。我在小说中写到老祁的独门绝技“剪毛功”,岂不知生活中却真的有个“神剪子”。然而这个神剪子年纪小小,还是无师自通,名叫彭勃,省实验中学的学生。他剪锯齿纹能在一厘米宽的纸上剪出四十根,比小说中有夸张成分的三十九根还多一根,好生厉害!

看来,都好像跟我邂逅在老街巷的那位老人不沾边儿。但我相信那位老人绝非无名之辈,不然也不会惊动当时的省城媒体。市井深深,已不知,并非人不知。不过是因为讯息的缺乏,他才只是在我这里成了一位无名奇人。说不定人家在时下济南的剪纸行当里,也是一位祖师爷似的人物。十几年光阴逝去,我断定他已经很老了。

剪纸奇人“老祁”被我安排,收了自己中意的徒弟。这位徒弟,正是独具异禀的“小耳朵”患了自闭症的儿子,至于能否成为剪纸新秀,“老实街”已不存,那就是在另外的故事里了。

我不能叫出济南老街巷里那位剪纸老人的名字,正说明一个令人欢喜的事实,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奇人并非一个两个,而是有很多。他们隐匿在芸芸众生之中,在俗世的每个角落一如既往地过着各自的人生,自身光华闪烁,与是否被你我发现,丝毫不相干。对你我而言,非常可能发生的遗憾则是,不小心就错过。

□王方晨

奇人『老祁』



▲生在展示剪纸技艺。有济南剪纸王之称的徐健先生。

怪癖。“这裘七郎不光交游不广,连自家亲友也无往来,冷心冷面,每日携了三五小童泛舟大明湖。小童也有长大的时候,大则遣散,因之身边小童不断。”

这裘七郎与“小耳朵”同样为文学人物,来自虚构,查无可查。老祁不同,因为现实中我有过与一民间剪纸艺人的邂逅,对老祁的塑造也便似乎有些依据。

剪纸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在中国历来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村子里很多老奶奶老大娘,都会,差别是剪得好与不好。我相信那年遇到的老人是一个剪纸高手,影绰记得他向我和朋友炫示自己曾被报社采访。那些剪纸作品,印象确乎不大深刻了。

为了写作,我翻查了一些网上资料,发现有不少对老济南剪纸艺人的报道。比如有个王大章先生。据介绍,王大章先生1930年生于济南的艺术世家,是民国初期大书法家王鸿钧先生的儿子,当过首届山东省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艺术教学研究员。

被称为“剪纸王”的徐健先生,也

不舍的大院情谊

□孙桐兰

岁月感的老楼房。

在我失去双亲最无助时,姐姐与姐夫把我从南方小镇带到济南,住进了大院,我便有幸住进了新建的粮食局宿舍大院。我也能和其他人一样有朋友、同学,每天一起上学,一起玩耍。哥哥姐姐在家庭并不富裕的情况下,供我上学,把我培养成一名人民教师,后来我结婚时还住在大院里。可以说从南方老家来到济南的那一刻起,我的大半生便与这里结缘。

这次回到济南聚会的人都是我的老邻居。从大院里走出去的大姑娘,小伙子回到济南,再回来看看即将拆迁的大院,这样的机会不多。到现在我在这个院子里生活了58年,并有了孩子,后来孩子也有了孩子。这院里每一栋楼房、花草、假山、运动场,也成了我的朋友,感谢它们的陪伴和护佑。

那时办公楼音乐响起,全体职工便在运动场上做工间操,家属大院里的老人和没上学的孩子也在队伍后面比划。稍停片刻,小学生们放学,他们找个地方放下书包,跳房子,跳皮筋,还有学生们玩捉迷藏,一会从假山上跑下来,一会又穿过小树林。那些刚学步的

有一年,我与朋友一起去济南的老街巷游览,偶遇一位老人,不知姓名谁。可能是误把我和朋友当成了记者,老人遂向我们诉说了家庭的不幸,并十分热情地展示了自己的剪纸技艺。

过去很多年,我从外地调到济南工作。为创作有关济南老街巷的小说,欲故地重游,却再也找不到那条老街巷的影子。县东巷,县西巷,鞭指巷,双忠祠街,芙蓉街,哪一条都不像。记忆中,那条百年老街上流泉遍地,街两旁是青砖青瓦的房舍。

即便难寻旧日踪影,我的以虚构的老实街为背景的小说,也仍旧一篇篇地陆续创作发表出来,其中不乏老济南的奇人逸事,真真假假,虚实莫辨。当然,我没有忘掉那位身材瘦小的老人,在小说中给他取名“老祁”,他的故事集中在《八百米下水声大作》。

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则是另一位奇人,外号“小耳朵”。小耳朵听觉敏锐,自言能听到地下八百米的水声。老街坊则猜测他在上山下乡期间,跟老道学了法术,会“大搬运”,能知地下埋藏的珍宝。

老祁出生剪纸世家,我在文中渲染了他剪纸手艺的高超,“你说要剪个什么,不用给画稿,他只需默想一下,瞬间可成。剪百狮,百虎,百龙,百凤,百鸡,百猴,百狗,百羊,百马,栩栩如生。”说他的“剪毛功”可谓独门绝技,“一厘米宽的纸上,足能剪出三十九根细毛。不论剪人,剪物,竟有毛茸茸之感。”还杜撰了他在一张长三米,宽两米的大红纸上剪伟人像被用作国庆十七周年献礼的事件。

小说家言,不足为凭。小说家的关注点,不在人物有什么特别的本领,而是借此反映世道人心。但是,小说中的老祁的确是有些来历的。

我已经得知了老济南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大规模拆迁的事实。那年我去过的老街巷,可能就是在高都司巷那一带。

高都司巷,街名始自明朝,是老济南非常有特色的一条老街巷,为有相当社会地位的名士商贾的集中居住地,保留了大片传统民居。2002年,高都司巷拆迁,原址上建起了一家特大型商场。这也是我的老实街系列小说的主线。我不过是将它的位置南移,“老实街地处旧军门巷和狮子口街之间”,而且有意将它“档次”拉低,因为我要写的是老街巷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并非清一色的富贵大户之家。

在《阿基米德的一天》中,我还顺便提到了高都司巷的“裘七郎”。“北边高都司巷的裘家,是早年历城县里数一数二的豪门望族,也出过这么个人,爱摆弄瓶瓶罐罐,人唤裘七郎。”按说也是一位“异人”了,但我主要是写他的

【忆海拾贝】

人生暮年能再次重逢年轻时的朋友,是一件幸运的事。大概人老了,回忆过往的生活便成了日常主题。去年年底,我的124位老邻居们来了次几十年来的首次大聚会,盛况难得,很多人见到了小时候一起玩耍的发小。那天我来到聚会的大厅,一张张熟悉又略感陌生的面孔重新把我带回三十年前的场景里,只听见有人喊我:“小姨,我是明明,我是英英,我是小斌……”啊,认出来了,仔细看看,眼前的这些人还是小时候的模样,他们高兴地和我握手、拥抱。相聚的大厅里,不少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说起这次大聚会,缘起于承载着往昔岁月的大院马上就要拆迁重建。五湖四海的老邻居得知消息后,在白凤海老弟的号召下,凡是能联系到的都来了,报到率百分之百。岁月如梭,我所居住的山东省粮食局宿舍大院建成58年了,如今这里的六栋居民楼已十分陈旧,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借着济南市旧城改造的东风,大院面临拆迁重建。面对曾经熟悉的一切,我是留恋不舍的,不舍这里相伴多年的老邻居,不舍大院中的一草一木,还有这些充满

